

目录

总序	王克非	xi
前言	庞双子	xvi

第一章 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发展 1

1.1 引言	1
1.2 关于语言接触研究	2
1.2.1 什么是语言接触?	2
1.2.2 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脉络	4
1.2.3 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	6
1.2.4 传统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	8
1.3 语料库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	10
1.3.1 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与进展	10
1.3.2 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与进展	12
1.4 翻译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	14
1.4.1 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发展	16
1.4.2 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的实证进展	22
1.5 小结	25

第二章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研究方法 26

2.1 引言	26
2.2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路径	26

2.2.1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课题	29
2.2.2	研究方法和研究类型	31
2.2.3	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路径	32
2.2.4	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路径	34
2.3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的统计方法	38
2.3.1	频率统计	38
2.3.2	相关性分析	38
2.3.3	方差分析	39
2.3.4	多元统计方法	40
2.4	代表性语料库介绍	42
2.4.1	“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 项目的复合型 语料库研制	42
2.4.2	英德 CroCo 语料库的研制	44
2.4.3	特洛伊 (TROY) 多方验证语料库的研制	46
2.4.4	英汉历时语料库建设和发展	48
2.5	案例分析	49
2.5.1	案例 1: 基于“隐性翻译”项目的翻译语言 发展变化研究	49
2.5.2	案例 2: 基于英德 CroCo 语料库的翻译文本 规范性和透过性研究	52
2.6	小结	54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 跨语言对比		56
3.1	引言	56
3.2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	57

3.3	基于类比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	64
3.3.1	基于书面语和口语类比语料库的研究	64
3.3.2	基于语言变体的类比语料库研究	66
3.4	基于复合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	67
3.5	小结	73
第四章 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文本分析		74
4.1	引言	74
4.2	翻译文本类型和语言接触的结合	75
4.2.1	基于文学翻译文本的语言接触研究	75
4.2.2	基于非文学翻译文本的语言接触研究	77
4.3	翻译文本特征和语言接触的结合	78
4.3.1	早期翻译探讨中的语言接触认识	78
4.3.2	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的语言接触研究	79
4.4	翻译文本特征的语言接触研究分析维度	80
4.4.1	源语透过性	80
4.4.2	翻译显化特征	81
4.4.3	翻译文本调节性特征 (mediation effect)	82
4.4.4	翻译文本呈现不足 (under-present)	84
4.4.5	翻译语言接触变体的研究	84
4.5	案例分析	86
4.5.1	案例 1: 翻译语言项呈现不足研究	86
4.5.2	案例 2: 翻译调节性和语言接触的研究	89
4.6	小结	92

第五章 翻译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实证研究

93

5.1 引言	93
5.2 词汇层面	94
5.3 语法层面	99
5.4 其他层面	101
5.5 案例分析	103
5.5.1 词汇层面的研究案例：Malamatidou (2017a)	103
5.5.2 语法层面的研究案例：Bisiada (2016)	107
5.6 小结	110

第六章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言接触研究

112

6.1 引言	112
6.2 汉外语言接触概述	113
6.2.1 早期汉外语言接触	114
6.2.2 现代汉外语言接触	115
6.3 英汉语言接触研究概述	117
6.4 21世纪以来英汉语言接触研究新进展	123
6.4.1 词汇研究	124
6.4.2 语法研究	126
6.4.3 关于翻译汉语欧化特征	130
6.4.4 欧化汉语研究的发展态势	132
6.5 案例分析	132
6.5.1 翻译语言的源语透过性研究案例：Dai & Xiao (2011)	133

6.5.2 衔接词显化特征的语言接触研究案例: Pang & Wang (2020)	135
6.6 小结	138
第七章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发展变化动因研究	139
<hr/>	
7.1 引言	139
7.2 语言因素	140
7.3 社会因素	145
7.4 认知因素	149
7.5 翻译因素	152
7.6 案例分析	155
7.6.1 案例 1: 翻译领域的语码复制框架研究	155
7.6.2 案例 2: 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双重动因阐释	159
7.7 小结	162
第八章 研究贡献与发展前景	164
<hr/>	
8.1 引言	164
8.1.1 对翻译研究的贡献	164
8.1.2 对语言接触研究的贡献	166
8.2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的趋势和前景	168
8.2.1 语言接触研究理论与实证的深度结合	168
8.2.2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理论与多学科的拓展	168
8.2.3 语言接触研究与语料库翻译研究核心问题的融合	169
8.2.4 多元化实证研究方法和多语语料库建设	170
8.3 小结	172

参考文献.....	174
推荐文献.....	200
索引.....	203

前言

古往今来，无论中外，翻译对各民族各地区间的语言、文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翻译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跨语言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必然带来语言间的接触。近些年，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以及实证翻译研究的兴起，语言接触 (language contact) 因素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作用逐渐凸显。语言接触的研究视角对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Viernes 2020; House 2011a, 2011b; Kranich, Becher, Höder & House 2011; Malamatidou 2018; Trips 2020)。这种推进性既体现在对第三语码 (the third code) 研究的拓展，即从共时到历时、从语言内到语言外、从翻译共性的“神秘”之说到其影响因素的诠释，也体现在对翻译影响下的语言发展史的贡献。历史语言学学科中的语言接触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推动着语料库翻译学科的拓展。

语料库翻译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契合。在现代语言学领域，两者都可以用来诠释语言的动态发展和变化，有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以及语言发展的规律。追本溯源，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是两个学术领域交互发展的结果：一为历史语言学领域，又称历时语言学 (Campbell 1998: 3)；另一个则为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一方面，以往的历史语言学研究鲜有将翻译研究囊括在内，而将语料库翻译研究融入语言接触领域可以为语言之间的影响和变化提供科学而确凿的证据，促进

其实证化的转向。另一方面，由于语料库翻译研究近些年聚焦翻译共性等特征，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语言接触研究既为语料库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必将拓宽和深化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范畴。

20世纪末期，国际学界兴起的语料库翻译学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后，从最初的对翻译共性的验证向更多领域迈进，第三语码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在语料库实证研究的拓展阶段，语言接触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经由翻译的语言接触会为一种语言带来词汇的扩充、概念的植入、句式的变化、修辞的丰富等，这类现象可以称为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我国，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都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随着语料库技术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也成为该领域发展版图中最为生动的部分。

在实证研究的推动下，该领域在过去的20年间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Kranich, Becher, Höder & House (2011)将口语语言接触中所形成的机制和规律应用于书面语研究，探索语言之间通过书面语接触的机制和规律。这是在以翻译为导向的语言接触领域中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将该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Bisiada (2013)通过构建历时语料库考察英德语言连接词形合和意合的变化。研究在考察英德语言接触的同时，发现句子自身的简化趋势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Malamatidou (2017a, 2017b)通过对译本中词汇的考察，发现语码复制过程中的“创新”和“改编”等因素会对目标语语言发生影响。

在我国，就汉语语言发展而言，一百多年来，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与现代文学翻译、学术翻译、科技翻译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是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富矿区。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有关汉语平行语料库和类比语料库建设的推进，围绕汉语的语言接触研究在翻译文本特征、欧化语言、现代汉语语言的发展等相关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一方面，将语言接触研究融入语料库翻译领域，促进了翻译文本特征的历时考察，为具有争议性的翻译共性特征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

开启了翻译语言变体作为“受限语言”(constrained language)的观测点,拓宽了第三语码的研究。语料库的实证性分析也拓展了翻译领域的理论建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既有社会因素的考量,也有认知因素的参与,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语料库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和翻译模型的完善。

另一方面,语料库翻译研究推动了语言接触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上的发展。在理论层面,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的对比推动了书面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打破了以往语言接触研究局限于口语语体的局限,增添了书面语言接触和口语语言接触之间的可比性,促进了书面语言接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在实证层面,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新方法继承和更新了传统历史语言学的量化统计方式和技术手段,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双语语料库的发展之于语言接触研究相当于活水注入,极大地促进了该领域的文本化发展趋势。与单语的历史语料库观测不同的是,双语语料库的考察可以使我们管窥语言接触和变化的内在机制,将翻译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活动纳入语言发展和变化的考察领域,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本书主要就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研究类型进行划分,旨在带领读者了解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的新兴领域,知晓与国际接轨的研究课题,展望其发展趋势,并希望能更加有力地推动语料库翻译学科的发展。

本书内容共八章。第一章重点讲述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包含语言接触研究、语料库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和翻译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旨在介绍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第二章主要探讨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阐述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并重点介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建设,简述相关代表性研究。第三章主要阐述跨语

言的语言接触研究，通过比较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考察语言之间在词汇或者语法层面的异同，主要根据语料库的类型对跨语言对比导向的语言接触予以分类并进行代表性案例分析。第四章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讨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翻译文本类型、翻译文本特征和语言接触研究的结合等方面展开。第五章考察翻译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从词汇、语法、语体、文化等层面分别考察其研究路径和研究特点。第六章对汉外语言接触中的英汉语言接触进行分析和考察，着重对英汉语言接触发展的脉络进行介绍，重点分析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言接触研究。第七章关注的是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的动因研究，分别从语言因素、社会因素、认知因素、翻译因素等层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第八章重点阐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成果对翻译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这两个领域的贡献，并指出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本书成书辗转近一年，囊括了笔者读博和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和思考，在此分享和呈现给读者，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本书部分内容的写作也得到了本人2020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在此，我衷心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王克非先生，他的学术判断和治学精神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胡开宝教授对我研究的认可和鼓励，让我有机会走向更为宽广的学术舞台。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和关心，让我不断感受到志同道合的力量。感谢我的父亲，一直鼓励我做好研究，在他病情危重之时仍然惦记我的工作进展。这部著作也献给他们。

庞双子

2022年5月15日于上海

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发展

1.1 引言

古往今来，翻译是语言接触的重要门径之一。经由翻译的语言接触会为一种语言带来许多词汇的扩充、概念的植入、句式的变化、修辞的丰富等等，这类现象可以称为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 (language contact through translation, 简称LCTT)。这类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语言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然而，翻译和语言接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受到忽略，原因有二：一是缺少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测度，二是学界对翻译的一些固有认识限制了“翻译”本身所涵盖的交际性等范围 (Ožbot 2016: 134)。

无论是在遥远的欧洲，还是在我国，翻译和语言接触的研究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欧洲，早在公元前1世纪，在从希腊语到拉丁文以及此后从拉丁文到英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的产出过程中，翻译都对目标语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就汉语语言发展而言，一百多年来，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与现代文学翻译、学术翻译、科技翻译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成为透过翻译的语言接触研究的富矿区。

近些年，通过语料库的建设和相关实证研究，国际学界在该领域涌现出一系列丰富且有意义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翻译这种语言接触的途径对

语言发展和变化有着特别的影响。本书所述的翻译和语言接触是两个研究领域，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有利于我们探究翻译现象的本质，有利于考量翻译触发的语言发展变化规律和机制。

本章作为全书的开篇，主要介绍语言接触的概念、发展脉络和理论基础，重点介绍基于语料库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和基于翻译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带领读者了解这一新兴领域。

1.2 关于语言接触研究

1.2.1 什么是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顾名思义，是指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相互接触并发生影响。语言接触隶属历史语言学 (historical linguistics) 范畴。在历史语言学领域，语言接触 (language contact) 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 (抑或语言变体) 相互作用 (Campbell 1998: 298)。关于语言接触的定义，根据 Weinreich (1953: 1) 所述，“当一个人可以交替使用两种语言，这个人便会成为语言接触的发生域”。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实践行为称为双语现象，使用双语的个体称为双语者。由于双语者熟悉一种以上的语言，在使用中偏离任何一种语言的情况，便是语言接触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往往可称为“干扰” (interference)。这些语言现象及其对语言接触场景中任何语言常规的影响便是语言接触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

关于语言接触的分类，从接触的途径来看，Filipović (1986: 54) 将其分为两类：“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直接接触”发生在双语者主动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之中 (同上: 51)。这类语言接触主要表现在“词汇、短语、句子、句群和语篇” (同上: 51)，亦即可以发生在整个语言系统中。“间接接触”则主要通过书面语或口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在这类接触中，只有部分语言系统会受到影响。本书所关注和探讨

的主要为后者，即基于书面语言或者口语媒介的语言接触研究。

根据 Winford (2003)，语言接触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语言维持 (language maintenance)、语言转变 (language shift)、语言创造 (language creation)。语言维持是指通过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只在短期内发生较小的改变，其他系统，包括语音、字形、句式、语义以及核心词汇都相对完整稳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词汇的借用 (borrowing)、结构上的聚合 (structural convergence)、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Winford 2003: 11-12)。语言转变是指对目标语较大程度上的接受，如美国的第三代移民对美国英语的使用情形 (Winford 2003: 15)。语言创造则是一种新型的语言接触形式，如双语混合语言的混合成分来源于对语言的创造，虽已规范化，但其构成可以追溯至某一种源语成分 (Winford 2003: 18)。

引起语言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语言接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学者称其为“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change)，并将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称为“接触语言学” (Contact Linguistics)。接触语言学所关注的内容包括借用、多语主义、地域语言学、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语言改变和维持、濒危语言，以及其他主题。语言接触由于是语言变化起因的一种，因此也一直是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内容。

“接触语言学”这一术语可追溯到1979年，其正式提出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语言接触和冲突”的国际会议上。此领域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根据 Winford (2003: 5) 所述，接触语言学的研究问题包括：不同的语言接触下，人们如何采用和改编；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语言和社会的因素是什么。接触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研究不同语言之间接触的情形、引发的结果以及影响这些结果的语言内部和外部生态的相互作用。核心内容集中在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效应上。Weinreich (1953: 86) 对此亦有过论述，即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双语社会进行描述以及从语言结构对其进行描述是干扰研究 (interference study) 的终极目标。Winford (2003: 10-11) 进一步阐述了接触语言学的目标是

从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揭示哪些因素会影响不同语言变体使用者之间语言接触的结果。

接触语言学领域植根于19世纪各类语言接触情境及成果的多学科研究,如Hesseling(1899, 1905)、Schuchardt(1882, 1883)及其他混合语的研究。之后至20世纪早期,出现皮钦语的形成(Broch 1927)、语码转换(Braun 1937)、语言维持和转换(Kloss 1927)、移民语言(Herzog 1941; Reed 1948)等研究课题。Winford(2003)认为接触语言学属于多学科的研究范畴,建立在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Weinreich(1953)是第一位提出运用系统且综合的研究框架来研究语言接触现象的学者,其研究将语言分析、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三类因素均囊括其中。这三大领域也正是语言接触领域形成的构成要素,本书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介绍。

1.2.2 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脉络

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接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早期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接触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以Weinreich(1953)的著作为代表。在语言学领域,这个时期是转换生成语法和社会语言学并行发展的年代。Hickey(2010)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语言接触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受到忽略,较为低迷。到20世纪80年代,Thomason & Kaufman(1988)对多种语言接触情境和语言接触的效应做了考察和分析。但正如Hickey(2010)所述,这个时期的语言接触研究并未对语言接触现象进行严格的分类,多是对词汇借用以及较为突出的干扰现象等进行的研究,较少涉及间接语言接触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模式有所改变。早期的语言接触研究仍在进行,但与此同时,语言接触研究逐渐开始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根据Kühl(2011: 189)所述,口语语言接触不同于书面语语言接触。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前者属于非正式情境,后者则为正式情境,然而这

两者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介质的不同，而在于概念上的本质不同。首先，书面语语言和口语语言二者对交际参数的评估不同。这些评估参数包括宣传性和熟悉度、情感疏离和情感介入、交际合作的可能性（独白还是对话）、对不在场接受者的考虑和话题常识、修订句子的概率和语言的即时性，以及思考空间和即时反应，等等。其次，这种不同还体现在与所处历史环境、语篇传统相关的规约性上。

长期以来，语言接触研究多是对口语语言接触的研究，较少涉及书面语言接触。近些年，由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推动，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多是对双语者进行考察，研究方式主要是通过录音收集口语语料。这些语料部分来自对被试进行录音后转写或者对多年前的录音材料进行转写的文本。例如，宾州德语是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长达几个世纪的语言变体，Fuller (2001) 对 18 位宾夕法尼亚州德语本族语的人进行了对话录音，其年龄从 30 岁到 75 岁不等。研究显示，宾州德语的语篇标记体系在语言接触中会被借用，并对其借用过程进行了分析。这种接触变体表明，其正在采用英语为源语的语篇标记体系，这也是语言接触中聚合的体现。又如，Torres (2002) 基于 60 名操西班牙语的本族人建设了语料库，来分别比较其英语语篇标记和西班牙语语篇标记的使用频次，并对这些双语者的语言技能等因素进行了探讨。

20 世纪末期，语料库翻译学兴起，其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面语语言接触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语料库翻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语言接触领域与语料库翻译研究相契合，并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融合和交叉趋势。表现之一，任何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翻译语言也不例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翻译共性提出后，语言接触的视角使翻译文本特征的复杂性得以凸显，成为此领域向前发展的动力。表现之二，对语言接触变体的考察同样拓展了第三语码的研究空间，有利于对翻译语言的“受限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制约其发展的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进行进一步挖掘。表现之三，对翻译和语言发展关系的探

讨成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新兴区域，基于实证的翻译语言和非翻译语言的历时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考察翻译对语言发展史的贡献。

1.2.3 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

语言接触(或称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研究始于19世纪,但相关研究在19世纪之前已经初见端倪(Schuchardt 1884)。在19世纪历史语言学空前发展的大环境下,语言接触研究成为其中一个分支,在语言变化的探讨中发挥着重要的一席之地(Winford 2003: 6)。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Müller(1875)、Paul(1886)、Schmidt(1872)、Schuchardt(1884)等。直至20世纪,语言变化研究一直是语言学领域所探讨的重点话题。Sapir(1921)、Bloomfield(1933)以及其他结构主义领域的学者都对此进行过论述。但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即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语言变化研究热度有所降低(Winford 2003: 6)。历史语言学领域的语言接触研究动因来源于对语言发展史中语言接触因素是否会使得语言变化的争论,这动摇了主流学说中的“家族树”理论。对此,一部分学者持反对的观点,认为混合语言不可能存在(Müller 1875; Meillet 1921; Oksaar 1972);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混合语言不仅存在,而且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受到影响,并列出了部分语言接触的实例(Whitney 1881)。

该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20世纪50年代,Weinreich(1953)和Haugen(1953)的著作问世。在现代语言学领域里,根据Winford(2003: 9)所述,Weinreich(1953)的标志性贡献在于其将语言接触回归至语言学领域的中心地位。根据Clyne(1987)所述,在Weinreich(1953)出现之前,语言接触领域并无系统化的理论。这两部著作的贡献还在于尝试将语言现象与社会和心理领域相结合,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框架和体系(Winford 2003: 9)。此外,Weinreich(1953)在其著作中将“接触”和“干扰”视作两个不可分开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在语言接触领域,两种语言可以是不同的语言系统,也可以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或者同一种

方言的不同语言变体 (Weinreich 1953)。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越大, 其潜在的习得问题和干扰的潜力便越大。

继此之后, Appel & Muysken (1987) 则第一次将历时主义元素融入语言接触研究中。随后, 以语言学研究为导向的语言接触现象研究添加了对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为拉波夫 (Labov 1972a)。他认为, 语言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共同促成了语言接触和变化的演变及发展。Thomason & Kaufman (1988) 继承和发展了前一个时期的理论, 囊括了多种语言接触情形, 并对语言接触现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和个案考察, 其著作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 语言接触理论与更多的学科相融合, 翻译也参与其中。研究重点逐渐从词汇扩至语法结构等较为深入的考察层面, 研究方式从零星的个案考察发展到描写性的实证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更是促进了该领域的学科建设。新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分别是 Johanson (2002) 和 Heine & Kuteva (2005)。Johanson (2002) 采用了“复制” (copying) 的概念, 并进一步将其分为全部复制 (global copy)、选择性复制 (selective copy) 和混合复制 (mixed copy)。Heine & Kuteva (2005) 主要集中于从模型语言 (model language) 到复制语言 (replica language) 语法复制的单独性研究, 并对语法复制模型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该理论中的理论模型主要从使用模型和语法范畴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根据该著作所述, 语法复制会以两种方式影响复制语言: 第一、接触引起的复制会在目标语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 第二、这种复制会使得目标语中原本使用频率较低的使用模式, 由于语言之间的接触上升为使用频率较高的使用模式 (庞双子、王克非 2020)。

根据 Matras (2009: 1) 所述, 语言接触涉及较多领域, 如语言习得、语言加工和产出、对话和话语、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政策、语言类型学、语言演变等。总体而言, 有关语言接触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双语社会个案的共时研究, 另一类是对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

变化的系统性历时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语言接触领域的研究大致有社会文化视角、语言类型学视角、语言理论视角、翻译视角、认知视角等五个研究视角。

1.2.4 传统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

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接触研究，尤其是20世纪末期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更是为该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活力。根据语料库在该领域研究的应用与否，我们将其分为传统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和现代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前者包括田野调查法、语言时空标识法、语言诱导性数据研究等方式；后者则主要指基于语料库路径的研究方法，尤以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突出。

(1) 田野调查法和语言时空标识法

田野调查法是语言接触研究在较早时期使用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调查法可考察的语言层面多样，包括词汇、语音、词形、句式、语义和语用等。这种研究方法通常包括三个步骤，即收集相关语言数据、参与观察和社会网络分析，以及数据的计算机绘图 (Krug & Schluter 2013)。田野调查法通常使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在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进行观察。例如，Dayton (1996) 分析了非洲英语的时态、语态和体态。为了对此进行考察，他融入到非洲裔美国人的工人群体中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考察。他虽然没有进行录制，但却对听到的语言标记做了记录，并对说话者的社会信息做了即时标注。

这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录音和转写获得数据，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录音转写后的数据更加可靠；其次，转写有利于保存数据供以后的研究使用；最后，这种转写后的数据有利于进行量化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是耗时耗力，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时间、社交能力和灵活度 (Barley 1983)。

此外，语言学地图也经常用于进行语言变化的研究，这源于每一种方言都对应一个地理区域的假说(Krug & Schlüter 2013)。语言学地图是指语言学的地理研究，类似的术语还有“方言地理学”和“词汇地理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源于地理信息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种信息系统可以将特定领域的数据与地图上的空间信息进行关联、定位，其数据处理涉及空间统计、距离统计等方法。在学术研究领域，地理信息系统也可以用来进行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如Labov(1963)将田野调查法和新英格兰语言地图集相结合，考察了早期的部分英语语言语音特征的传播和变化。

(2) 语言诱导性数据研究

语言数据诱导法通常包括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内省和判断。访谈的类别与结构性(structure)息息相关(Diekmann 2007: 437)，包括个人访谈和匿名调查问卷。根据Creswell(2009)，调查问卷可以获得大量数据，优点是经济便捷；而访谈可以对一个问题了解得更为深入，能获得更为真实的语言数据。Labov(1984)也曾提到，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观察别人在不被观察时的语言状态，而这很容易受到“实验效应”的影响。造成这种效应的主要问题在于被试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访谈的研究方法可以降低这种效应的影响。

在语言接触考察中，常用的外部参数包括时间、言语者的年龄、地域背景、社会经济背景、种族特点、言语者的个人特征、情境的正式性、非正式群体情境等(Krug & Schlüter 2013: 74)。近些年，使用语言诱导性数据进行的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Zimmer(2021)。他们对纳米比亚的德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语料库的建设和相关研究。其研究使用了诱导性数据的方式，包括对话以及半结构性的访谈等方法，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了转写、规范化和标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语言的多样性变化。

1.3 语料库路径的语言接触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实证数据统计,对多种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现象进行探讨,既包括语料库的建设,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语言接触现象及其引起的语言变化和成因的研究。

1.3.1 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与进展

语料库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随着现代机读语料库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语言学分支。语料库语言学主要借助对一定规模语料库的检索与统计分析达到对特定语言现象的量化研究,找寻语言使用的规律性。根据De Beaugrande(1994),语料库能够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须从文本中进行考察。因此,语料库语言学是基于真实的语言使用的语言研究,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J. R. Firth。以Firth为代表的伦敦语言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主张对“意义情景化”的探讨,强调语言描写统计的必要性(Firth 1957: 193),这一观点随后为Halliday和Sinclair等学者所发展。Stubbs(1996)称其为“英式传统”,与20世纪50年代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心智主义”的“美国传统”相对。直到20世纪80年代,语料库在语言学中的地位都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Zanettin 2012: 7),其原因也与当时盛行的语言的“形式主义”有关。

根据Zanettin(2012),语料库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20世纪60年代,布朗大学建设了国际上第一个语料库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随后,仿照该库模型建设的语料库陆续出现。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型通用参考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简称BNC,容量约1亿词)(Burnard 1995)的建成,第二代语料库的时代随之到来。在这个时期,语料库不但服务于词汇和语言理论研究,也开始应用于机器翻译、计算语言学、语篇研究和语言变异等领域(Zanettin